

卷九十一

世說 物類相感志 程史 武侯心書 三輔黃圖 夢華錄

卷九十二

書斷 漢樵問對

卷九十三

國老談苑 晁氏客語

說郛

九十一之九十三

說郭目

卷九十二

世說

物類相感志

程史

武侯心書

三輔黃圖

夢華錄

卷九十一

書斷

漁樵問對

卷九十

國老談苑

晁氏客語

卷九

厚德錄

卷九

東坡志林

白虎通德論

卷九十陸

詔謀錄

卷九十七

金山志

遼東志畧

稽古定制

勸善書

夷堅志

神僧傳

效顰集

卷九拾捌

古今注

折獄龜鑑

樂善錄

皇明類苑 擴補日新

浦語錄

卷九十九

鼠璞

談錄

中華古今注

卷一百

前定錄

續前定錄

論衡

隨筆

說郛卷第玖拾壹

世說八子

劉應登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武商客之間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席則鄙吞之心已復生矣苟巨伯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來生豈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

入有義之國遂軍而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謹雖閑室之內儼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子存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恨畜妾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凶鳥也不利主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効之不亦達乎

言語違文禮見袁奉高閑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徐孺子年玖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伍歲晝夜父眠小者末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昼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旦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不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人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導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

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榮道公協贊中宗保
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
特達機警有鋒周僕射顓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
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咏王公曰鄉欲希嵇
阮邪若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侃疾篤都無敵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仁祖聞之曰時
無監刀故不貽陶公語言時賢以為德音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
玄門劉曰此未闕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叢使人應接不暇

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
言者車騎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范甯作據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弥
在坐曰世尊嘿然則為許可從衆其義

司馬大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淨都無纖翳大傅歎以
為佳謝景重在坐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
戲謝曰鄉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坦之甚愛張天習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
左軌輒有

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

時脩制荀彧之方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監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下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混字叔源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萍曰故當以為棲神之器擊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史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賀太傅邵字與伯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鷄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吾兒於是至諸屯檢校諸顧陸攸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

請孫皓然後得釋

文字鄭玄在馬融門下之年不得相見高弟子傳授而已嘗筭陣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官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評歸既而融有禮樂皆索之歎怨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履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而據木此必犯矣遂罷追去竟以得免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竒迥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

劉真長與殷淵源論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

梯仰攻

方正南陽宗世林承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許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独拜床下其見礼如此

雅量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常請学此散吾靳固未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学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遺箇中笈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識鑒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乱郡雉虎爭據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戴安道年拾餘歲在瓦官寺昼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昼亦終當致名眼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賞譽陳仲弓嘗歎曰若周君者其治國之器譬諸宗劍則治世之于將

武王夏侯因裴王曰戎尚約措請適

吕藻汝南陳仲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足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奉疆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

下易仲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後之上

王夷甫以王東海承此樂令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儂

捷悟揚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揚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闌字王正嫵門大也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常春內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轡俱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與向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突心在前其悟捷如此

豪爽陳林道達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諸會陳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頭望鷄童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遠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去西下入石頭外曰司馬梁王莽叛玄時事形已濟在手乘茄鼓显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登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李珪代帝自提刀立床頭既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似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言牀頭提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

殺此使

魏明帝使右第毛曾與夏侯玄共生時人謂兼葭倚玉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如月 之入懷李安國豐積唐如玉
山之將崩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如談玄怕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
分別有人語王戎曰嵇延卓如野鶴之在鷄郡荅曰卿
未見其父耳

自新周處年少時克強俠氣為鄉里所患文義與中水中有
蛟山有遭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與人謂為三橫而處尤
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

入水擊蛟口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
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
有自改意乃入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
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陸機為平原內史
陸雲為清河內史曰古人

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
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

羹王丞相拜司空栢廷尉尋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歎
曰人言可龍超可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
欣色

孟昶未達時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披鶴氅裘于時微雪起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王仲宣聚好駢鳴旣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駢鳴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駢鳴

王濬仲為尚書合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垆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于此垆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王戎來見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亡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

其言更為勸之

樓逸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任凡侍中墓下旣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為府掾廡得賤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孟万年及弟少孤陋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賢媛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着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致奉嬰

為主母曰不可自我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
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昼工番之致有呼者輒彼番之其中常者
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上遂毀為其狀後匈奴
未和求美女於漢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
不致中改於是遂行

漢成帝幸趙飛燕諛班婕妤祝沮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歎以何望若鬼神有
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衛解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歎

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事脚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
勢相者再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墜馬折臂位果

至公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
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日巨海
混々疊々三墳惟母與昆

卷九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

太陽與万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許玄度停都一月刘尸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

簿京戶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生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
坐未得它語先問伏滔何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
此何如

任誕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
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哉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
誓斷之耳便可具酒由婦曰敬聞命供酒由於神前請伶祝誓伶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
不可听便引酒進由隗然已醉矣

阮公隣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嘗從之飲之阮醉
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
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舸就之經
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乘興而返
何必見戴

簡傲

簡傲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

歌酣放自若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
戶送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覓猶以為欲故作鳳字凡
鳥也

輕詆王太尉問肩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肩子曰何有名士終日
妄語

庾元規語因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耶庾曰
不尔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益以唐突西子也王右君少時甚
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未右軍便起歎去大將軍留之
曰尔家司定遵元規復何所難

儉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十過數十王武子曰其上
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諧園飽共散畢伐之送一車技和公
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惟笑而已
王戎儉吞其從子婚子一單衣後更責之也

汰侈石崇每宴客遂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尽者使黃門交斬
美人王丞相大將軍嘗共諧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
沉醉每至大將軍因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
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物類相感志

允帝王將生母必望月故月賦云夢月入懷生子為王

黑子云下酉日或乙酉日曉三歲白雉羽風立至又燒墨大皮
風立起

愠在地中首畢非羊若待非緒食人栢木穿其首則死令人種
栢墓上以防其害也

淮南子云取灶前土持去令人不思鄉

右夜夢地好惡事欲令被夢已同者竟則倒翻被頭易枕而卧以氣三呼則彼人之夢還同已夢明日說同

人或下願故癢搔不止當食異味

人生死處已定不可輕移若人生他日合葬之地必少裂

陳藏器云布谷腦骨令人宜夫婦

大荒經云有思愛之曰士不妻女不夫精氣相應不改交接而生子也

漢將軍李陵營中殿不振家軍中婦人斬之乃鳴矣

妊娠時飲男將斧潛安床下刃着下石生男

蒲牢獸名出海畔而性畏鯨魚或觸之則鳴声如鍾令人多

狀其形於鍾上

大蛤曉作仄奔遂通用百虫不進尸也

史程

宋立珂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

詔以北宮為重華宮

光武既登極群臣

奉表請以

誕聖日為

重名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者闈過

卿拜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憇亭上有術者以折字

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

曰近得印報手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是在

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鏐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手太平吳國一人六十之識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留盆杆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為戎師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墜土凡市之塗暨版築咸得而畚致之元就何者遂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未始厯其集而山已不支慶元年五月大雨潰其巔古出焉初僅數甍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着字曰留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其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

以猷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潰聖周半墮骨髮棺撒皆無存矣兩傍列瓦盆二十余左壁有一燈尚炭一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疑結不可扶盆中有耳蔗節他皆已地有小甍餅如規滴竅其背為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棄器有銅帶數銹鏃合餘者一片傳不如鐵有半鏡一銅盆底絕類今洗羅殊无古制度中有双鱼盆底有四鏐附着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甍着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聖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衰而揜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墮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年號距今九百余載是時蓋未有城郭

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显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
甌範必有自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為起於唐書陟
五朵雲而不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
几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未有之蕭統文選吊冥
漢君文亦有蕉意其叢核之所重云陶器以丹墀皆碎裂餘或為
親識間持去盆杆僅在而余侍親如閨留守家丙辰歲詔禁挾
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惧杆復借送官独盆
偶擯它所今乃滄然存具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於
此以候博識

金華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
何一日奄意中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
一士人在下生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
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 年丞相竟
不起王中父親之宰德化暇日為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已

賢已菑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自觀昼山谷出李竟眠所作
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為博者亡人方据一局投逆盆
中立皆絀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手旁觀皆变色起立
纖穠態度曲尽其妙相与歎賞以為卓絕適東披從外睨之曰

李龜眠天下士願乃效閩人語即虫咸怪請其故東坡日四海語
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猶未定法當呼六
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龜眠聞之亦笑而服

蘇轍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
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有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
市蒼烈坐如堵墻不可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无所
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即可牽手以致不必以
梯也以是背微偃有璫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
殿前司將郭探為師周伯間一往必敬喏其声如鍾德壽

時欽見之惧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仙舟焉又江山邑
寺有腦童眉長踰尺未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
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
謂之活羅漢遂哀施貲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暮而成
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自去國皆不齊

終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微祖佛之信
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有之詎斷支隄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
故在特補晦將為偏閔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偽楚之踰
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首調丁繕治其故

嘗夷鑿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瘡也二僭皆阜城人卒
如所古云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敬
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
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索落日四十九度明鬼門關外莫
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声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声今不傳余自
荊州上峽入黔中徧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於巴娘令以竹枝歌
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二驛是皇州後一疊
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

関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住
謫夜即於此杜鵑作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
桶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声望帝花片飛万里明妃雪打園馬上
胡兒那解听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
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放九州舍輕人鮪甕頭船日
瘦鬼門関外天地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
刊盖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捨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龍見教書

全周熙宗夏黃統十一年夏童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童
大慎以為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為當四赦遂召當制李士張鈞

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矜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
 託謙冲之意乃曰漢兒疆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宜驚問故譯釋
 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矜為瞻眼小子為小孩兒宜大
 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勢其口棘而臨之竟不知譯之
 為愚為姦也其年宜殺亮於登室佑赦暴其惡而及此

武侯心書

諸葛孔明

兵機 逐惡 知性 將才

將器 將弊 將忠 將善

將則 將驕 將疆 出歸

釋才 智用 不陣 誠將

我備 習服 軍竊 腹心

謹候 械形 重形 蔣嘉

審因 天勢 勝敗 假權

哀死 三貴 泛應 便利

應機 揣能 輕戰 地勢

情勢 擊勢 整師 勵士

自勉 戰道 知人 察人

將情 威令 東夷 南蠻

西戎 地狄

兵機殺兵機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樣兵之勢

而臨群下譬猛虎加之羽翼而翔四海隨所過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處於江湖中欲求海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逐惡夫卑固之弊有士害鳥一曰結黨相連毀諧賢良一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奴說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所動五曰付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為奸悖惡之人可逐而不親也

矣夫知人也性莫難察為美性莫難察為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盜日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通有七馬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勞之以問辭而現其言三曰咨之以計謀而現其識四曰告以禍難而現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現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現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現其信

將辭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為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疾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敵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強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意一兵者凶器剛則缺任重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崇勢寇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到不貪見美不淫國意狗身已將驕將不可驕、則失禮、則人离、則眾憾、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者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也出師古者固有危難君釋賢能而任之者一曰入本廟南面而立將北面本師進鉞於君持鉞柄、授將曰從比至軍將軍其面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物勿恃功能勿失忠信未

坐勿生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其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死元敵必亡授詞訖西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進退惟將軍惟將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聞故能戰勝於時外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天師之行也有好鬪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實冠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舉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君軍之善士各

因其能而用之

臂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時亦不逆天亦不逆人也

備國之大務莫先於戎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未時勢不踰息可不惧哉故有患難君臣肝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推屯謂燕巢於幕魚游於鼎亡不候夕傳日不備不慮不可以師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蛋尚有妄南况國乎無備取衆不可無備矣

軍嘉天三軍之行有保朕不審烽火失度踰期犯令不應棧連阻亂

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鞮上不耐下飲削無失信卒狗已不恤飢寒
非言妖祥妄陳禍福如事喧雜驚感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
上輕竭府庫擅結其身此九者三軍之嘉祐哨之必敗地

天勢非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今度
序慧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識峻重雀洪波重石門出洞羊腸曲
沃人勢者五聖將吳三軍由礼士卒用命糧甲堅狗善將者因
天之時就心之勢依人之到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万全矣

勝敗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聞相望以盛武
相勸以刑罰比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隋慢下無礼信人不畏淡
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比必敗之徵也

應機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幾也非智熟省熟能見機而作見機之
道莫不先於不意故猛戰失險童子持戟以退之蜂虻發毒壯士彷徨
徨而失邑以其禍出不備變連非慮已

揣能古之善用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熟勝也將熟賢也吏熟能也糧
餉熟豐也士卒熟練也軍容熟整也戎士熟返也形勢熟險也賓
畧孰知已鄰國就惧也財貨就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規之強弱之形
可以決矣

聖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賄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礼勵之以言則
士庶無不死矣蓄息不倦法若昼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
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參夫一人之身百方之衆來有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視法制使之然也
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敬至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
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送其命者孫武穰
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遂

夷東夷之性薄禮少儀押急能閉依山墜海憑以自固上下和睦百
姓安樂未可勇也若上亂下离則可以行間起則隙生則修文教
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

南蛮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居相攻居動依山或聚或散
西至崑崙東經洋海產出可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瘦剗左
疾戰不可久歸也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聞難敗
自積名以南諸戎種繁地廣形儉負強振故人互不區當錄之以外虜
之以内亂則可圖矣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漢勢失則北遁陰山足以
自固足以自衛飢則推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
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云不百以戰其畧有
二漢寺且耕戰故瘦而怯處俱故感故送而勇以瘦敵送以却敵
勇不相聞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於步曰馳百里虜長於騎
曰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由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
之運負之勢已殊之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步

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懸此其不可
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道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
之廣營留而失之後降瘡而持之候其非虛而乘之因其衰而
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曾自寬矣

三輔黃圖

三輔所京兆在故城南尚冠里

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

扶風在夕陰險術北

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左馮翊右扶
風共治長安城中是謂三輔郡皆有都御尉如諸郡京輔都

尉治華阴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都王莽分長安城東
六鄉置師各一人分輔為六都尉謂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
縣屬宗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
故逆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
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伯郁夷中縣屬光祿大夫府居城西
茂陵槐里以西至江中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地
陽以北後翊十縣屬到尉大夫府居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至
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資陽宮秦文王所起在今鄠縣西南二十二里

機陽宮秦昭王所作在今岐州扶風縣東北

西垂宮文公元年居西垂宮

平陽封宮武公元年居西垂宮至于華山下居於平陽封宮

橐泉宮皇覽白秦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現下

步夷宮在新豐縣亦名市丘城

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

號宮秦宣太后起在今岐州統縣界

長楊宮在藍屋縣東南二十里本秦伯宮至漢脩飾之以備行

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為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游獵之所

祈年宮穆王所造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始皇本記祈

祈年宮在雍

梁山宮始皇幸梁山在好畤

信宮亦曰咸陽宮

吳樂宮秦始皇追漢修飾之周圍二十余里漢太後常居之

朝宮始皇之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曰吾聞周文王都豐武

王都鎬之聞帝王之都之乃宮朝宮於謂南上林苑遽中可受十

萬人車行酒騎竹炙千人唱万人和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

高三丈鏤以者皆千石也銷鋒鎬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宮

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

法律同度量大人未見瘠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蒙恬書

同重帛志推破銅人銅臺以為小錢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

銅人鑄臨洮生草而銅人毀天下大亂董卓身滅柳
有以也餘二人魏明帝欲徙諸洛陽清門裏載至
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

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
宮規恢三百余里离宮別館弥山跨谷輦道相属
閣道通驪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顛以為湘洛樊川
以為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坐万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周
馳為復道度謂属之咸陽以象大極閣道抵營
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之作宮阿基

旁故天之謂之阿居宮隱宮徒刑者七十余人乃
分作阿房宮

或作驪山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微行咸陽
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住為謂城縣有

蘭池宮

鍾宮在鄠縣東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銷為鍾
鉞此或其処也

馳道案秦本紀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注曰馳道
天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
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宮

燕齊南極吳樊口湖之上濱海倪畢至道廣
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惟以青松
護：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
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沒入其東焉

云間二世所造起雲閣欲与南山齊

望夷宮在怪謂縣界長平規道東北店評水以
望北夷以為宮名

林光宮胡亥所造縱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

都城十二門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霸城門見門色青名

曰青城門或曰青門、外伯出皆瓜廣陵人邵平為

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

謂之東陵瓜廟記曰霸城門亦曰清濟門漢書王

莽天鳳三年霸城門災莽更霸城門曰仁壽門

無疆亭

長安城東出第二門曰清明門一曰籍田門以門

內有籍田倉一曰凱門漢書平帝元始四年東風

吹屋瓦且盡即北門也漢宮殿疏曰第二門名城

東門莽更名曰宣德門布恩亭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未都門漢書昌

成帝建始元年有曰蛾群飛故日從東都門至枹道又疏廣太
傳受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外即此門也其郭門亦曰東都師逢萌掛冠必也王莽更名
春王門正月亭東都門至外郭亭十三里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覆盎門一號杜門廟記曰覆盎門
与洛門相去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門外有魯班輪所造橋工巧越世
長樂宮在城中近東直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註云
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門又端門北對長樂宮漢書曰皮太
子所歆覆盎門出奔湖王莽更名曰永清門長茂亭

長安城南出第二門曰安門亦曰鼎路門北對武庫王莽更名

曰光禮門顯宗亭

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一曰便門即平
門已古者平便皆同字武帝建元二年初作便門橋跨
渡謂水上以趨凌其道易直三輔決錄曰長安城西門
曰便橋北與門對因號便橋王莽更名曰信平門誠正傳
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沒宮殿疏曰章城門
漢城西出南頭第一門三輔旧事曰章門亦曰光畢門又
曰便門漢書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杜自亡王莽改曰
萬秣門億年亭取旧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
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也又王莽地皇年城

中少年朱弟張魚等燒宮莽避大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暖也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
塗壁被之繡香旌為設之齊屏風鳴泊帳規地以蜀
賓翟鋌漢書曰孔光為尚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
終不反朝省政或問溫室洎中樹何木光不應

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涼也亦曰延清室漢書曰清
室則中夏含霜即此也董姬常卧起清室以益石為
沐文如錦紫疏璃帳以紫玉為盤如屈竟管因雜室
飾之侍者於外扇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邪又
以玉筋為盤貯水於膝前玉晶與水同潔侍者謂

冰無盤必融溫席乃拂玉盤墜水玉俱碎王晶千墜因
所貢也武帝此賜偃

麒麟殿未央宮有麒麟殿漢書哀帝燕董賢歸
父子於麒麟殿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王閔曰
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天下也陛下奉承宗廟
當傳之無旁安可妄有所授帝業至重天子無戲
言上默然不悅

金華殿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方向李
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丞相殿未央宮有丞明殿著述之所也班固西都賦

序云內有承明著作之庭即此也漢書武帝謂嚴
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成帝鴻嘉二年雖飛集承明殿屋
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
閣取法焉

掖庭宮在天子左右如射膝

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
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
香鳳皇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
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為十四位成帝趙皇后居昭
陽殿

高門殿漢書曰汲黯請高門注曰未央宮高門殿
也

非常室漢書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康澤夜小
冠帝鈞入北司馬門殿東門工前殿至非常室中

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
凌室在未央宮藏冰之所也

暴室主掖庭織作染練之署謂之暴室取暴睡為名耳
有畜夫官屬

羨田在未央宮羨田者燕遊之由天子所戲羨耳漢
書昭帝紀曰始元二年上耕于鈞頂靈田

丙謁署在未央宮屬少府續漢書云掌宮中步
帳褻物丁字漢官云今秩于石

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大死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
以為名

右未央宮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馭娑宮馭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間遍宮中
言宮之大也

楊諸宮楊諸米名宮中美木茂盛也

天梁宮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四宮皆在建

章宮竒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冷室完
有切玉刀曰冢大雀師子宮馬羗塞其中

鼓簧宮漢宮閣疏云鼓簧宮周匝一百三十步在

建章宮西北神明書堂漢書曰建章有神明臺
廟記曰神明臺武帝遂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
有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成承雲表之露以
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右建章宮

壽宮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
神君神君來則肅然風生惟帳皆動

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漢書元后傳曰成都後候商嘗疾欲避暑從上惜借明光宮蓋即此王莽建國元年段明光宮為安館安定太后居之

太子宫中觀太子宫有甲觀畫堂甲者甲乙丙丁次也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昼光元后傳曰見於內殿此其例也昼堂謂宮殿中彩昼之堂

石比宮

鈎弋宮列仙傳曰鈎弋夫子姓趙氏阿門少好

酒病卧六年右乎鈎卷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見君娑色佳麗武帝及其子得玉鈎而手展有寵生昭帝妊娠十四月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所居曰鈎弋宮自夫人加媿好後得罪掖庭獄死及殯香一月昭帝即位追尊為皇太后更葬之發六十二萬人起陽漢其棺襯但有彩屬土槩云陽記曰鈎弋夫人從至井泉而卒尸香門中余里墓云陽武帝思之起道靈臺於井泉宮有一青鳥集堂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漢武故戶曰鈎曰宮在直門之南

昭臺宮在上林苑中孝宣霍皇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乃自殺

長定宮林光宮中有長定宮三輔史錄曰后從帝行幸於井泉宮居長定宮孝成許皇后廢處昭臺宮歲餘徙長定宮

長門宮離宮在長安城孝武陳皇后得幸頗妬居長門室

永信宮孝哀帝恭皇太后稱永信宮

中安宮孝哀帝尊太皇太后稱中安宮

諸元宮在長安城西漢書外戚傳曰信都太后與

信都王俱居儲元宮

大臺宮在上林苑中長安西二十八里漢書以充召見大臺宮葡

萄宮在上林苑西漢哀帝元壽三年單于未朝以太歲厭勝所

令之此宮

壽宮秦亦有步壽宮今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有步壽宮耳

漢祝宮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枝朔縣鳳皇集處得玉寶乃起

步壽宮

梁山宮梁山好時界即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又古公踰梁山邑

岐下及秦立梁山宮皆比山下也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

幸梁山宮即此也

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即此也

田中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詭西北地出笄頭通田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父都尉燒田中宮候騎至雍武帝元狩四年幸雍通田中道遂北出蕭關又有之良宮相近

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

棠梨宮在宮泉苑坦外去陽南三十里

竹宮井泉祠宮也以宮為宮天子居中漢旧儀云竹宮去壇三里

宜春宮本集之為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

扶荔宮在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萑蒲百本山薑十本井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密香指甲花百本竟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井楠皆百餘本土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苑移植百株子庭元一生者連歲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无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姜死守吏坐深者數十人遂不復壽矣其實則歲貢馬郵傳者度斃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

五作宮漢之為宮也扶風盤屋宮中有五作樹因此為名

昇湖宮在湖城縣界昔黃帝

帝仙去小臣攀竜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宮

思子宮武帝寢戾太子無辜扶未作思子宮為婦太望思之臺於湖
萬歲宮武帝造汾陰有萬章宮宣帝元康四年幸萬歲宮神
爵朔集以元康五年為神爵紀元

首山宮漢武帝元封元年禪後夢高祖坐明堂朝群臣於是
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还作首山宮以為高灵館明光宮武帝求
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滿
三十者出嫁之歿庭合忽其籍時有死出者随補之池易宮
在池陽山原之改去長安五十里

養德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傳戚姬使田趙王内傳趙

媪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右井泉宮

日華宮河間獻王德業曰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区以待客士自奉養
甚薄不踰賓客

曜華宮梁孝王好營口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之中
有百灵山有處寸石落猿岩栖寵岫人又有鴈池間有鶴州
鳧清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曰與
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苑囿

周灵囿文王囿也

漢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

井泉苑武帝置緣山各所至云陽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風凡周迴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宮臺宮百餘所有仙人觀石闕觀封巒觀鵝觀御霜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為离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往未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霜

思賢苑孝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室六所客館皆廣虎离軒屏風幃褥甚麗

博望苑武帝立子據為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

西郊苑漢西郊有苑園林麓藪澤連亘濠以周垣四百餘里离宮別館三百餘所三十六苑漢儀注太僕牧師詣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為苑監宦官奴

婢三萬人養馬三十万匹養鳥獸者通為苑故謂之牧馬處為苑

樂遊苑在杜陵西北宣帝神壽三年春起

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

池沼

周文王灵沼在長安西三十里

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

滄池在長安城中旧畝云未央宮有滄池水蒼色故曰滄池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

廣中池周四十二里在建章宮太液池之南

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内時

見戚夫人侍高祖嘗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月不言歎息悽
愴而未知其術使夫人擊節高祖歌大風以和之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十
間樂闕以五色綵相鬪謂之相建愛八月四日出彫房地戶竹下圍基勝
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綵綉就北斗星辰求長病乃先正月上辰出
池邊盥濯食逢餌以被奴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池上

丁池上林苑有初池糜池中首池蒯池積草東波池西波池當路池大
臺池郎地牛首池在上林苑中兩頽蒯池生蒯草以織席西波池即池皆
在古城南上林苑中波即水名因為池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丈一尺一本三柯
上有四百六十二條南越王趙他所獻号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煥然

少府傾飛外池漢儀註傾飛其首繳以射鳧鴈洽祭祀故有池秦酒池

在長城故城中

影娥池武帝鑿也以翫月其旁起望鵲昔其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
人棄月奩月影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琳池昭帝元始元年置

鶴池在長安城西盤池上在西北並廢

水池在長安西旧圖云西有虜池亦名聖女泉蓋水虜音相近傳說之訛也

夢華錄

僕從先人官遊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金泉煇西夾道
之南漸吹長立正當穀之太平日夕人物繁阜垂髻之章但習鼓
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現賣灯霄月反雪際花
時乞巧登高教也游苑奪目則青樓昼閣瀟戶珠廉雕車競

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月羅綺飄香新声巧笑於柳陌花街按管調弦於茶房酒肆八荒爭湊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場會宗巨之異味悉在庖厨花滿路何限春遊蕭鼓喧定機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膽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不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治鑄則立成鼎彝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日看变化則奉与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欄賞疊遊莫知厭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未避地江左情諸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与親戚會面淡及曩昔後生佳妾生不盤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

實誠為可惜謙省記漏次成築度幾開覓得親為時之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无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覓引目之日夢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徑從處得之於人不無遺闕倘遇御臺宿德補綴用備不勝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者盖欲上下通曉尔觀者幸洋焉紹無丁卯歲除日荆蘭居士孟元老叙

御街

坊巷御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鈞調二百餘步兩边乃御廊內許市人負賣於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里漆板子路心又安朱漆板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為行注行人皆在廊下樂板子之外板子裡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宣和間及植蓮河

邊岸植桃李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宣和樓前省府宮寺

宣德樓前左南廊對左掖門為明堂頌翔相政府祕書省右廊南對右掖門東則兩府八位西則尚書省御街大白前樓去左則景靈宮右則西京近南大晟府次曰太常寺州橋曲轉大街面南曰左藏庫近東鄭大宰宅青魚市內行景靈東宮南門大街以東南則唐家金銀鋪温州漆器什物鋪大相國寺直至十三間樓旧宋門自大內西廊南去即景靈西宮南曲對即恨慈寺街都進奏院百鍾圓藥鋪至後儀橋大街兩宮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橋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驛太遼人使驛也相對梁家珠子鋪餘皆賣時行紙畫花果鋪席至沒化橋之兩

郎開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肉餅李四分茶至朱雀門街西過橋即投西大街謂之麴院街南過仙正店前有樓子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此店最是酒店上戶銀餅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今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飲熟羊肉鋪向西去管妓館舍都人謂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色子餘皆美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

朱雀門階巷

出來雀門東壁人家東去大街麥稍巷状元樓餘皆妓館至保康門御其御東朱雀門外西道新門瓦子以南東猪巷亦妓館以南東西兩教坊余皆居門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甚过鼃陣橋南去路心又設朱漆

叔子如內前東劉廉方宅以南太李園子監過太李又有橫街乃太
李南門街南熟菓惠民南局以南五里許皆民居又東去橫大街乃
立岳硯後門大街約半里許乃者街亭尋少車駕行幸登亭觀
馬駢於此東至貢院什物庫禮部貢院車營各草坊街南葆
真宮直至蔡阿云駢橋御街至南薰門裏街四五岳觀最為雅壯
自西門東去觀橋軍泰橋柳陰牙道約五里許內有中太宮
佑神觀街南明嚴殿奉靈因九成宮改安頓九拏近東即迎祥
池奕岸垂楊菰蒲蓮荷鳧雁遊詠其間橋亭其堂榭幕布相
峙誰每歲清明日放百盪燒香遊視一日奄津橋南西壁鈿拒密
宅以南武李巷內曰子張宅武成王廟以南家張家油餅明齋皇右宅
西去大街吳巷口又西日清風樓酒店都人夏月多乘涼於此切西老鷓巷單
器所直接第一座橋自大巷口南去巡真硯延樓西方道明於此以南而去小
巷口三李院西去直抵宜男嬌小巷南去即南薰門真門尋常士庶殯
葬車馬皆不得住由此門而出謂正身大內相對惟此門所華猶須從此入京
每至晚每群百數十人驅逐先有亂行者

州橋夜市

出來雀門直至奄津門自州橋南去當野水飲塵肉靴脯玉樓前鱉野狐
肉脯鷄梅家鹿家鷄鳴鷄兔肚猪巢包子鷄皮腰腎鷄碎每个不過
三五文曹家送食至朱雀門橙煎羊白腸乾脯燻凍魚頭薑豉刺
子抹臍紅綠批切羊頭棘脚子姜棘魚安甯夏月麻膺鷄

皮組粉素倉冰糖水雪冷元子水晶皂兒生淹水木瓜鷄頭樣砂糖
菓五甘草水雪凉水荔枝膏廣芥瓜兒鹹菜告片海子薑高旨
笋芥辣瓜兒細料蝕兒香糖果子問道糖荔枝越梅鉉刀紫蘇
膏金菓堂梅香棖梅香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兒旋炙猪皮肉
野鴨肉滴酥水晶鱸魚夾子猪臟之類直至天津橋頭腦子肉謂之雜嚼直至黃

東角樓街巷

自宣樓德東北東角樓城乃皇城東南角也十字街南去蓋行
高頭街北去從鈔行至東華門街晨暉門寶籙宮直至日駁棗
門最是鋪席要開宣和間展夾城牙道矣東去乃潘樓街
南北馬店只下敗鷹鷂客餘皆真珠足帛香藥鋪席南道一巷謂

之界身並是金銀絲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
每交易動即萬夥人間見以東街皆次日潘樓酒店其下每日曰五更
市合買賣衣服書畫珍玩犀玉平明半頭壯肺赤自腰子妳房肚脰
鷄兔鴿野味螃蟹蛤蜊之類訖方有諸乎作人上市買賣零碎作料飯
後飲食上市如酥蜜食素餹燈紗圍子香糖菓子蜜煎雕花之類向晚賣
何姜頭白帶梳領抹珍玩動使之類東去則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
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中瓦子蓮子棚牡丹棚裏瓦
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見了先現玉圍子張七聖輩後來
可有人於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持飲食剗剪
低益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竟抵暮

東接東街巷

潘·東去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竹畧角茶坊每五
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書苑珍領採之類至晚即散謂之鬼市子
以東街北道十方宅街南中山正否東榆林巷北郊皇后宅東曲首面北墻
畔單將軍廟乃單維信墓也上有棗樹也傳乃棗梨發牙生長成樹又
謂之棗冢子巷又接東則旧曹門街比山子茶坊內有仙間仙橋安
往·履遊拾彼又李生菜小耳藥舖仇防禦藥舖出阳雷門宋家九
瓦子下橋南斜街內有泰山者兩街有妓館橋頭人煙市井不下州南
以東牛行街下馬刘家藥舖看牛樓酒店亦有妓館一植抵新城自
土市子而去鉄屑樓酒店皇廷院街得勝橋鄭家油餅店動子餘
炉直南抵太廟街高陽正店夜市尤盛土市北去乃馬行街也人烟浩
闐先至十字街曰鶴見市向東曰東雞見巷向西曰西雞見巷皆妓館
所居近北街曰揚樓街東曰莊樓今改作和樂樓下乃賣馬市也
近北曰任居今沒作欣樂樓對門馬牆家美店

酒樓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傳綵樓微門准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
渝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莹煌上下相照濃粧妓汝
數百聚於廊檐面上以侍酒房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北去揚樓以北穿
馬行街東西兩巷調之大小貨行街上作支巧所居貨小行逼雞見巷
妓館大貨行過錢低店白礮樓後俊馬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

担高五樓拍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通庶秀額灯炷晃耀初
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宵則每一瓦臆中皆置蓮
灯一盞內西樓後表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大抵諸酒肆瓦
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
直城樓葉張四店班樓金果摘下刘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
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同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宮東墻
長戶樓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脚店買
賣回下酒迎樓中貴飲食則第一白厨州西安州巷張秀以
次保康門李夕家東雞巷郭鄭皇后宅後宋厨曹門持
箇李家寺東骰子李家黃胖家九橋門街市酒店綵樓相對

構禘相祀掩翳天日政和後來景灵宮東墻下長慶樓尤

盛

飲食果子

凡店內買下酒厨子謂之茶飯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兒子
皆通謂之火伯更有街防妇人腰擊青花手中縮危髻為
酒客換湯斟酒俗謂之梳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少年輩
飲酒近前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漢又
有向前換阳斟酒歌唱或獻菓子香藥之類客散得錢謂之
斯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
而去謂之筧畧亦謂之打酒生又有膏藥或果實蘿蔔
之類不問酒客買与不買散与坐客然後得錢謂之撒

暫如此處、有之唯州橋炭張家乳酪張家不放前項人入店
亦不賣下酒唯以好淹藏未蔬賣一色好所謂茶飲者乃百
味美頭美新法鶴子美三胞美二色腰子蝦蟆鷄茸
渾砲芋突旋索五暴子群仙美椒河魷向牒蒸貨鱖魚
假無無史明兜子史明馮蒸肉醋胎視膠沙魚兩炆紫蘇
魚蝦蛤蘇白肉夾面子茸割肉胡餅湯骨頭乳煩羊肚主
開廳羊角肉腰子鵝鴨排蒸荔枝腰子還元腰子燒臍子
入爐細頂蓮花鴨簽盤兔炒肱虞什垂絲羊類入爐華頭
簽鵝鴨簽鷄簽盤兔炒兔葱發兔假野孤金絲肚羹
石肚羹假炙獐煎額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洗手解之

逐時旋行紫煥不許一味有闕或別呼宗變造下酒亦即時
供應又有外床托賣炙鷄煥鴨羊脚子点羊頭脆筋巴子
薑蝦酒蟹獐巴鹿脯從食丞作海鮮時栗旋切高苴生菜
西京筍又有小兒子着白度布衫青花手仰狹白磁缸子賣
辣栗夫有心托盤膏乾菓子乃旋吹银杏菓子河北鷄梨
奈梨乳梨肉膠囊、園梨園桃園挑肉牙棗海江嘉慶
子林檎旋馬李子旋櫻挑煎西京兩梨大梨井棠梨
鳳栖梨鎮府油梨河陰石榴河陽查子奈沙苑楹棹回
馬字葡萄西川乳糖獅子糖霜蜂兒橄攬温掛綿根合
搗竟眼荔枝召白藕耳蔗澆梨林檎乾枝頭乾芭蕉乾

以面子巴覽子棒子匪子蝦具之類者齋蜜前香菓菓子罐子
黨梅柿膏兒香菓小元兒小腸茶鵬沙無之類更外膏軟羊
諸色包子猪羊苞包燒肉燒乾脯王枝鮓犯醬之類其餘
小酒店亦膏下酒如煎魚鴨炒鷄兒煎燠肉梅汁血羹之類
每分十過十五錢諸酒店必有所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
吊窻花竹石乘簾幙命妓歌笑若得穩便

說郭目卷九十一

說郭目卷九十二

書斷四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
奎星屈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玉虫美合而為字是
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章蒼鵠倣象是也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變古文或
同或異謂之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卽定六書三曰
篆書八体書法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此
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

籀文

周太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
文也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

体異甄鄴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階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為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中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徵不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飛去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作也邈字元岑始為縣吏得罪始皇幽擊云湯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章草

按章莫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隸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体麗書之漢俗簡隨漸以行之是也

行書

行書

按行善者後漢穎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為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小小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飛白

按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玉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聖帚遂創意為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伏虎蔡

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峰走駟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也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魏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体參為小篆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壘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名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千年當有人替吾迹焉斯妙篆史宥改之為小篆者倉頡篇

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醜則三皇結繩
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下古
言為實草隸為華妙極於華者義獻精劣其實者福斯始
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今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
并斯遺迹亦謂傳國之傳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之
妙 李斯書如為冠蓋不易施手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羣思三月以題其額規者如
流何使禿佯書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仗容奇偉篤孝博學且夙善音

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休法百變窮靈盡
妙獨步今古又初造飛白妙有絕倫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
書入妙女琰甚賢明亦書伯喈入嵩山李書於石室內得一素
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
叫喜勸若對數十人皆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
大學觀者如市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為神

崔瑗

崔瑗字子王安平人曾祖蒙父駟子玉官至濟北相文之草蓋世善草書
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无礙利金百鍊美女天姿可謂寒於也表

昂云知危峰阻日孤松一枝土隱謂之草質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張芝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草草又善隸書常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內張氏之骨其章草草急就章字皆筆而成伯英草行入神隸畫秘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又舒章草入神八方入妙隸入能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沙草初亦

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經丈小則方寸十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沽酒多售則銛減之後為表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翮自遊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以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

方書知名奉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為勝宜官也于時耶鄆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為小字鵠宜為大字不知鵠之用筆盡勢也

左伯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之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耶鄆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在紙漢具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抄暉光伸將之墨一點如添伯英之筆旁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州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恒云胡昭字鍾繇並師於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速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德張芝骨索靖得其由帝誕得其節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荀日助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可謂宿士矣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繇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季書三年遂與魏太祖耶鄆淳帝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帝誕惜不與乃自槌背吐血太祖以五靈冊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季書臥畫被穿對表

如廁終日忘歸每見万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首八分繇
尤善書於曹喜蔡邕劉德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点畫之間多有異
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奈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
於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人其行書則義之猷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
下方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大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隸行入神草
八分入妙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無行草尤上隸書家
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劔則干將鎧錡烏會嘗詐
為苟最書就勛母鍾夫人取室劔會兄弟以千萬造

宅未移居勛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使太感慟勛最書亦會
之類也會隸行草章草並入妙

常誕

魏常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
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凌雲其室初成令仲將題榜
高下異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為大字楷法表昂云
如龍拿虎據劔拔弩張張茂先云京兆常誕誕子熊潁川鍾
繇繇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對三都宮觀始就詔命
仲將大為題署以為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自奏蔡邕自矜書無
斯喜之法非純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

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經夫之勢方寸十言然草迹
之妙垂手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隸書草草飛白又抄小篆
入能元康字元將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及之于克有字世所羨焉
又云魏明帝凌雲臺成誤先釘傍未題署以籠盛誕輾轡長絙引上
使就榜題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懼戒子絕絕此楷法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
而讀之父曰前何未竊無所竊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
其少恐不能祕之語羲之曰傳而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令而令之
使待成人恐弊見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其月書便大進

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見以見用必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
泝涕曰此子天授吾明晉帝時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末三
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鄉書感
我而此人乎是天台夫人自言其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

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
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飛白五體俱入神八方八妙妻
郗氏甚工書有七子歛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

草

又

羲之嘗以草草答庾亮亮示翼翼先乃嘆伏因專羲

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亡失嘗朝致跡
求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旧說義之罷會
稽住叢山下旦見一老嫗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
耶放幾錢答云十許右軍取筆書扇二字嫗大悵惋云老奉
家朝食唯仰於此云何書壞土答云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
字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人後數目復以數十扇未詣請更書王
笑而不答又云義之曾自書一表与親帝專精任意帝乃
令索紙色類長短濶狹与王表相似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乃題後
答之初不覺後更詳看歎曰小人乱真乃爾義之性好鷲山陰曇碓村有
一道士養好草餘土清旦乘小舡故往看之竟大願與乃索市易道士不與百方

譬言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又欲寫河上公老子繡素早辦
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使舉群以奉
義之停半日為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為樂又嘗詣一門生家
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親樵几至滑淨
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群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
尽見还失書驚懊累日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統
承公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
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

四十有一人脩被襪之禮揮毫製序與樂而書用蠶繭紙
鼠鬚筆道媚勁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
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

王羲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次習於芝爾後改受制
度別初其法率尔歸心宜合天矩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
新造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万代室而難言之乃
說常仲將題凌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
魏之大臣寧有比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
逼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

乃歎曰此而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語每之孝竟能極貢書
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直而寡態豈可
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体多劣右軍總而
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章草飛白五体皆入神八分
又能

又

羲之爲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土壁白淨可愛子敬令
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爲方丈一字掩暖裴畫極有勢
如日日觀者成市羲之後見難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
羲之於是作書每所親日子敬飛白大有真是圖於此壁

子敬好書，能過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敬作精白絲襪，着往詣子敬，便取襪書之，卓正諸体，悉備兩袖，及裸畧，周自歎。比來之合，年少覓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於是掣絨而走，左右果逐，及於門外，閉爭分掣衣，少年絕得一袖而已。子敬為吳興，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絹裙，昼眠。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竟歡樂。室之後，以上朝廷。

又

獻之嘗每簡文帝書千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為桓玄所竄，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

兼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嘗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或謂小王為小令，非也。獻之為中書令，卒於官，族弟珉代之時，以子敬為天令，季琰為小令。

王脩

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官。至著作郎，小有秀令之合。年十三，着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歎不已。善隸竹書，嘗執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蚤讚，每之。王僧虔曰：「敬仁書殆劣其妙。」王千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遵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

以賜逸少逸少乞教仁教人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好好
以入棺教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教仁之亞也

荀輿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書於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知解書為
唯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
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並入妙况尚字仁祖
万石並之書

王廙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張衛
法復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室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
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噐得之疊跡猶在

戴安道康昕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 角時以鷄子汁澀白瓦屑作鄭玄碑
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妙絕又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
敬嘗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致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為謝居
士題魚梁以示子敬、歎服以為西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
人官至臨沂令

韋祖

晉帝昶字文休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玄孫官
至潁州太守散騎常侍善古人大篆及草狀魏九古亦猶
人則抱素木則封水奇而且劫太元孝武帝改治宮室
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獻之固辭乃使劉
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
書君以為六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
得其筆款為絕世義熙未卒年七十歲餘文休古文大篆草書
並入妙

蕭思說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

僕射工書卒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峰壁立之秀運用連崗
尽望勢不斷絕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
歎不減筆力恨弱素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何如卿曰
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臣無第二陛下無第
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為意也虔歷左
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
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諸室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張
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其將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苾

戲悔約戲之曰僧今日何乾慈應聲答卿如此不知禮何
以具蔡氏之字約具宗之禮也謝超宗見慈奉書謂之曰卿
書何如度公答云慈書亦大人猶鷄之比鳳之子慈慙傳
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又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
曰臣書臣中弟一陛下書帝中弟一帝笑曰卿可謂善
自謀矣

王融

齊末王融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做勸家藏紙貴而
鳳皇虫鳥是七國時書元帝皆作隸字故昭後未所誥
湘東王遣阻陽今韋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
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掛為書為一以大為兩法徑丈
一字方寸千言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書蔡邕飛而不白義之
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
入匣而室之傳至張氏省護東都舊弟有蕭齊前
後序皆名公之詞也

武帝造寺今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

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時之迹遂過其交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知永師遠祖逸少歷絕每精攝齊升草真草唯命智永草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

又

智永嘗於樓上季書業成方下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能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鉄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紙片紙雜碎无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嘗賜世厚右軍孫智永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季書後有秃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未覩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恨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為鉄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為退筆塚自製銘誌

嘗居水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籠、愛一石餘五麓滿

僧智果

隨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善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爲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肉之智果得骨夫勛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霜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

唐太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負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刀遵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

時或留心猶勝棄曰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學其形耳入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伯登御床引書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伯當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問婕妤好辭筆今見常侍登牀

購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爲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太宗

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義之貞草書貼購募備盡惟未得蘭
亭尋討此書知在辦才之所乃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思貴優洽
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誘無所不至辦才唯稱往日侍奉
先師實嘗護見自師沒後存經喪亂墜失不之所在既而不護遂
放歸越中後更堆寃不雜辦才之處又勅追辦才入內重問蘭亭
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孰中逸
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見此書於寐寤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
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在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
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冒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
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無得理臣請

私行詣彼須二二王雜帖三教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隨
商人舡下至越州又依黃衫極寬長濤倒得山東書生之体日暮
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辦才院止於門前辦才遙見翼乃問曰
何處擅越翼執前禮拜云弟子是此人將少許香種來賣歷
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迺入房內即共圍
碁撫琴投壺握槊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
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云缸面猶
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謂宿賦詩辦才探得未字
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回洛莫步月共徘徊夜
叉孤琴思風未族鴈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

得招字韻詩曰邂逅良宵殷勤荷勝招弥天俄若旧初地豈
成遙酒奴傾还泛心猿噪似調誰憐失群翼長苦業風驟奸虫
畧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雲尽歡明日乃去辦才云擅越閑
即更未翼乃載酒赴之與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務其俗混
混 朔翼示 帝自登殿貢圖師嗟賞不已 翰

翼

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未

既今亦以數帖

自隨辦才欣然曰明月可將未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辦
才辦才詳之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負道有一真跡頗是
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
響榻偽作耳辦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與吾付

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未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
之翼見訖故駭假指數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亦翼之
後更不復安於伏梁上并蕭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

辦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字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
自是翼往还既數重弟等無復猜疑後辦才出赴露祀

橋南嚴还家齋翼遂私未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
床上童子即為開門翼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付二王書帖
便赴永安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勅未此今有墨勅可報汝
都督知都督各行開之馳未拜謁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
善行走使人召辦才辦才仍在嚴还家未还并遽見追乎不知

所以又遣云侍御須見御史師未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未取別辦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使馳驛南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為齡幸得其仁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樓瓶一馬惱梳一並實以珠內既良馬兩足兼室裝勒轡宅莊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懷依以其老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辦才不敢將入已用回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維歡術歲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通改馮承素諸葛真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祖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朕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唯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先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

又

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生有三室寶而持之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曰如意太宗持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弟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之詐僧果得其書僧曰弟一室已矣其餘何愛乃此如意擊石折而棄又投龜足傷又自是不得行矣

漢王允曰

唐漢王允曰神光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

韓王曹王

亦其亞也曹則於飛白韓則工

謂王魯王亦韓王之倫也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書則入體
盡能筆力勁險高麗受其書曰遣使請烏神光歎曰不意詢之遠
名遠播夷狄自觀十五年辛未年十五詢飛曰隸行書入妙大篆章
入能

又

辛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停立
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而後去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
乃歐陽卒更書也

又歐陽通

唐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筆錦
狸毛為筆覆秋兔毫松烟為墨木以麝香紙必須堅緊薄白滑者乃
書之蓋師絕陸亦效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仕隋為秘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為
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秘書監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曰博學二曰
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一於此足謂臣而是南兼之行草

之餘尤所偏工本師釋智永及其暮蔭加以道逸卒年九旬施
入妙

諸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毫太常卿遂良官至右僕射善書書少則伏膺虞監
長則師祖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遂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
亦嘗師受史凌然史亦有古直傷於疎瘦也

又

遂良問虞監曰其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字直五萬官豈能若此者
日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意官豈得若此諸日既
然某何更留意此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

尚褚喜而退

薛稷

師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李褚尤尚絳麗好虜肉得師之半
矣可謂河南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稷隸行入能

又

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於筆態道麗時無及
之者乃善畫博採古跡將於祕書

高正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素之
先身高有曰朝士孰高之書或憑書之高嘗為人書十五張張差

戲換其五紙又今亦高再看

公書高笑曰

必是張公也乃審

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

竟不能辨高嘗許

屏帳瑜

未

大帳悅高曰正臣故人在申

便往未之遂在申此意陸東之

為

書告身高皇嫌

之不將入秩後為胤所傷乃之待去張公曰此書甚鮮正臣意

風調不令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秘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美東之其中小真書

休象尤甚其行書及童草次於真嘗有人書之鄙夫書翰無

書特由水墨之精習恒精心牽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申陸大夫論及

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於審訪知之嗟賞不必將余比虞七虞亦不臨寫故

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扞腹皮每余正同也承列隸行草入能

鄭廣文

鄭虔任廣博士學書而病无紙知慈恩寺布掃葉數旬屋遂借僧房居

肯取葉字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扞同為卷封進玄御筆書其

尾曰鄭虔三絕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之言期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

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降州有篆字每古不同頗為惟異李陽冰見之寢

臥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有碧

張旭

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見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毫大叫以頭盪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歛虔禱陸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

又

旭釋褐為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觀少公筆跡以妙責為篋寫之琢耳長史異之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看述長史取視之

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憐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聖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筆塚

程邈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体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古為御史名曰隸書

王羲之

王羲之諸語言文令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期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講修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每一沙門至六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便留內不

出或棄後却借岐王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潞州盧

東都頃年創造防狄館穿掘多祭邑鴻都李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義之借缸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出北盧匡宝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
尺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涂潞州旌節在途緣教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
佳閱之乃借缸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買耳盧歎異移
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繪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
亦歎畫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宝多經其手真偽無所逃焉公借缸帖是
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贖之日又滿百年方
得盧公韓太師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恒玄

留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
所謂餠餅恒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寒食具不躍手而執書畫
因有浣玄不憚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蘭亭真跡

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
為最置於坐側朝夕觀鑒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於吾
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照陵

王方慶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王許敬宗曰許圖師愛書可於

朝示之神功二年

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

曰

再從伯祖義之先有四十年餘紙貞觀十二年

訖

有卷臣近以進訖臣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淖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三代伯祖晉中書令猷之已下二十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解群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令崔融作序自為宝草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八体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体而草書皆在神品右草書嘗醉書數字点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李都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蹤甚惡李奇詩戲曰華絨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義敏狂勞魂堆堪愛惜為珍宝不敢畱傳誤子孫深賀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東都乞見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見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楷書不如

盧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之執翫頗愛其書盧弘宣時為度支郎有善書召至出所獲者書帖令現之橫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

日何如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璠重之

嶺南兔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已須為筆
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辭焉語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
鬻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渙樵問對 一

康節先生邵雍老夫

渙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馳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渙者
曰莫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曰莫利食而見害人
利莫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渙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
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猶此之害也彼之害亦猶
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之其大莫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莫之害食亦害乎
食也子知莫終日得食為利又要知莫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
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莫為利又安知吾終日
不得莫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莫之害也輕以莫之一

身當人之食則與之害多矣以人之身當與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之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與利乎水人利乎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與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予之言體也獨知用也不再推者又問曰與不生食乎曰稟之可也曰五吾薪濟子之與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與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與也薪之能濟與父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推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於動水生於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于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與微大則皆為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能養養之人七尺之區哉推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漢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迎故孰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相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

以言傳其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
傳非独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
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可言之有樵者贊
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
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天下及
子之門則幾至于殆于矣乃折薪烹羹而食之飫而論易漢者與樵
者遊于伊水之上漢者歎曰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
天地之間万物皆可以無意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
敢問無心致天地万物之方漢者曰無意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
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未我何謂物曰我拘物則我亦物也以物拘我則

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
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
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為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况於
物乎

樵者問漢者天何依乎曰依乎地曰何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
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
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治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用
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明体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
者也小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災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
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

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
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
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
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傲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
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也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
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
雖一日九千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邪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
讓也者超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與則實喪利至名生而無害生
喪實之患唯以德者能之天依地附天豈相遠哉

漢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

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

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操

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

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何如何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

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

得而見之盡之于心身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

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

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

人與之語心哉漢者向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問曰未也願

聞其方漢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必目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

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
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也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
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
者天下之其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万物之情也雖能鑑之能不隱万
物之形又未能若聖人万物之形也能然水之能万物之形又未能若聖
人之能万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万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
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
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我與人皆物所以能用
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

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
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
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
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
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
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之謂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
者乎非惟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
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謂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者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
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漁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漁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

問有方漁者曰六物者筭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魚得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思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之求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能逃已已降之灾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与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处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利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尔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之豈者路人之相逢一自而交狹于中達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卒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之知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每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自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少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本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

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以居後陽始生則天地始死之除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未則當晨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迭變作與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則通、則又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閔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課漢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

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
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
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子夫正反夫始通壯姤始過壯
陰始過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得化及此
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曰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渙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
始則溫陽極則熱陽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
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謂渙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万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渙者

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
能收萬物之味色声氣味者万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万人之用也
體無之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
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
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二之物當
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之人有十之人有百之人有千之人
有万人之人有億之人有兆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之人者豈非聖
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
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入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
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

何人謂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規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現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伐天言乎代天身代天事者言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不盡地理中衷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意万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万物異乎此天地万物則吾不得而知矣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一

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其妄知委言者乎

漢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子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而知也夫如是

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

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

尼則已知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

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

所以為天地則已知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

奚之焉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之至

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

輒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歟渙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地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樵者問渙者曰人謂死而有之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為之听脾之神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

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万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也全得之人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得之人也全得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得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所死也謂其行返氣行則神鬼交刑返則精鬼存神鬼行於天精魄返于地行於天則謂之曰陽生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昼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昼伏者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渙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

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
乎其間也坎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
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其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
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
由是世治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
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
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興國
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亦何遠哉

樵者問渙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渙者曰財
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
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
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
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
以正才則才矣唯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
也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以平藥則常
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
古今之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
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時云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問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德聞命矣然前
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
其類而為柰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
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于堯舜
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
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
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
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
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

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
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谷耘
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末如之何
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
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
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為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
義則迂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迂迂義則利人迂利則
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則
少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
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

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釣者淡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好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反
旦而去

說郭卷第九十二

說郭卷第九十三

固老談苑

二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之革之普曰列郡
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聞寶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 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

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陞乘之

太宗固辭以

人臣之禮不可 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
公真他曰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大臣止令內夫人問訊
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祖即令翰林司送果子沐酒器皿

十副以則之復幸其弟因謂質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下察之尋夢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李士王著御宴既罷着乘醉喧譁太祖以

前朝李士優容之令扶以出着不皆退即趣近屏花掩袂慟笑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恩念世宗

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雖哭世宗何能為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禀于世宗

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輔暉之敵也宣祖憚之密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所戚棄志以圖報効健身死戰血濡袖既而擒暉淮南平上功居第一王業肇於是矣向若苟私徇軍移世宗有命則禍無類人安能達不拔之基以延視於万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昱十五万衆陣於清流山下士惧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之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偽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除僧寺皆鳴鐘而應之既乎鳴鐘因為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鍾記

太祖嘗暑曰納涼於後苑召翰林李士實儀草詔處分邊事儀

至苑門見 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即退立閤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閤門使怒而奏之 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動聖顧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

太祖歛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路賊李筠詔苗後呂餘慶趙普於京師普因私謁太宗於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遇雲龍變家為國賊勢方乘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 太宗即以聞上 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手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

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相授官 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於是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祖禡幸翰林院時李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氍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豈侈邪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祖嘗嘗冬曰命徹歟炭左右或啓之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太祖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上漆塗上親自署鑰者謂李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太宗一人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頤左右成不在因自俯

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主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
儉居每居內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幼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持以處行
殿禦常以為從藥拘之頃率皆副馬又以栢為界尺長數寸謂
之隔壁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李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奏曰夫進
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
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久軫慮思較輕重於瓚瓚之儒哉願棄
末務本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米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充玉山成合宴以賞真宗預焉酒方
洽王指謂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坦曰聚血爾河山之謂也昔年夏
候嶠為宛立令田賦克而迫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
非聚血而何上不憚而輒宴還第乃去山為壁寫儒行篇他日對
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真宗在東宮一日 太宗甲令李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
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蹟誠為秘妙點達者蓋寡儻
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 太宗大喜
顧謂之曰他日之英主也

仁宗在儲宮 真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作正言慷慨
敢諫或一日便坐召對 真宗曰太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今

以付卿其悉心以遵吾子宗道退讓敦獎違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即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李書適過江陵王欽若奏
章上達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既罷左右取之呈於太后是
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誠為湯藥馳驪
賜欽若即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周世宗在漢為諸衛
將軍常遊畿甸謁縣令忘其名令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見世宗頗御
之及即位令門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
民贓伏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者罪止杖贓雖多
法不至死世宗怒厲声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奸朕之法殺
一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

其命因令今後記者並不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今刑統中強卒欽入
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於銓品人物見清質華級未嘗虛授於人進士大夫講
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
手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手自牧對以數任
戢事次問英英唐相贊之後以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
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
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慚俱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太祖意者因謂之於上或拂之
於地普綏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在三者理遂而已曹操初赴成都

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度食且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親者倍禮以嫁之彬平蜀輜重甚多或言悉寄貨也 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於方鎮由質絕之為相輔居第上十一間門屋庫隘周 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為親王軒馬高大能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接一何小哉因為治第周世宗嘗欲听質儀陶穀並命為宰相以問范質曰穀有才而無行儀執而不通遂請寢其事 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不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雷得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 太祖放鷲禽於後

苑恩德讓奏曰陛下以放鷲禽為急刑獄為常臣切未諭上怒率持玉鉞撞之二藍墜地德讓拾而結於帶中上謂曰汝待訴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 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買文章識度有望于時縉紳許以廟廊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為端名殿李判河南府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款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滔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田錫為諫議大夫疾亟進遣表 真宗宣御醫賫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自臨太寶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為慮而儆戒於朕與歎

久之舍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山未幾南近常誦此詩句

崔遵度為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於琴嘗著琴箴以天地自然有十二声微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於遵度對曰清麗以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繪其象成圖目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遵若醅焉

張詠為兵部尚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願斬之以謝天下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笑縑帛幾声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中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持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章固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方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紙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開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屏鼻

無地起樓臺泊淮南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應視諸相語
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日罷歸經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
接焉常以煌早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 真宗命內饗調肉糜宸翰
滅氣以賜曰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且今死矣當祝
髮緇衣以塞吾平息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壻蘇者力排而止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
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蠶蟬詢其名類忠懿命自
蠶蟬至螿蝻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曰錫知制誥 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間利病錫上言
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審設呂蒙正已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政鄉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成
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家李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此朝既至宴主客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
朝出產絲蚕故肉不去皮

楊億在翰林下謂參知政事憶到賀為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
未或辭親迺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御為一
條休

馮極姬媵頗衆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路自持為遺或未允所售
出入懷之有及三四文

魯宗道為正言事為忤 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
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
負素食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他日追念
其言御便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 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
易簡在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仲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力不饋四方從孝者幾百
人由此彼召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膳非留之未嘗點油雖溷軒馬
廐必用蠟炬

陳恕長於心計為監鐵使理宿弊太興利益 太宗深器之嘗御筆
題殿柱曰真監鐵陳恕

真宗謬為翰林李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 真宗常語侍臣曰臣僚
家法當於宗謬

李遵勗為駙馬都御折節待士宗揚億為文於弟中築室塑像
晨夕仲丞丈之禮刻石為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 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煎餌茹
服以食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謹儉率以為範閻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筋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足

杜鎬廣博為童圖閻季士真宗一日問犢食原於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鐘凌既君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舍太官每具兩擔犢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為叅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述諍不已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致風采聳動雖姬宋位唐蕭曹出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侍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群臣表賀皆隘美論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為祥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張詠鎮杭州有訴者曰某家數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於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於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既成之甲氏執遺券以訴之數理於官減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微彼券則為你患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歸其資

賀蘭焄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真宗朝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焄聞乃召對曰問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焄曰臣請言帝王点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点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襯乃
咨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

容語一句

古之孝者為己今之孝者為人与叔云古之孝者純意於德行而
無意於功名今之孝者有意於功名而未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
為利而學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人焉只就性上看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
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嘗以王陵為正

孝者有益頂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
老又不及古人耳所以殘生傷性固不一旦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
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
未四十已仕所以為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
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為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不
忍違嬖人之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難明
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与所養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

省故詩曰 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花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蒼
空門興味長因為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寺利害但能動通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
為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繫閤夜出者閤吏不得其賂誥旦以鏤損許於公公曰
鏤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於國則奢其家則儉之病也議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
國用謂不吝也魯魯公惜官物如已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為財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
而已觀其所為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
好利而無所不為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為專意於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是道
者前輩往如是

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
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其意異而與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乎如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於議古而端於議今工於知己而拙於知人范堯夫謂

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尔小年
嘗有文投文王文正既受且歎竟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
把孟子佐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志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
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卒不可為人所容為人所容則下矣

徐仲車云佐人且佐人未到得處交能仁到盡處然後可以言能矣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幾時

楊中之云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李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道也凡不可

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為也

哲廟時刘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達云公平不
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能講 孟子有感 哲宗一笑喜為

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時勅下簾延黑客不
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寃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
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
曰無忿疾于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卒蓋魏公之後

許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

其不肖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為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惟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蟻氣鼠斷猿狼死蝮噬鶴青

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如其義如其道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取與之大小皆所不論

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具徃後以勞之曰使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無為為道者有為為事是道常無用也

不動難

原明答問門老云季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貞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答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佐得佛家事只可自佐不可教人佐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去使天下皆知忠執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鄆州梁山則事責詞云汝不以龍黃為心朕獨不愧
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千余万詔今非特旨不得於諸處借支

一守官挾周禮進指膳夫內府之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罷
上書鄭谷雪詩為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烟濕段云輕飄僧舍
谷為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敢道着胡季
士宗回卒管人四十緡以賜至 刘安上决舟子參至完者
于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人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
其短也

狄宗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
一言而省刑罰

韓文公詩號狀体謂叙而無言畜也若雖近不執狎雖遠不
皆戾諛於理多矣

伯夷非君子不事非民不使思与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疑乎隘也然不念旧惡此所以為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
雖袒裼裸程不以為浼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真偽以傳質經之
是非

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齊地有虫類蚯蚓大
者之謂之曰巨白善擊地以行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
擘者即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蚯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
今之与揚墨辨者如追如脉既入其立又從而枯之說者以為筮櫃也非
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脉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宏甫知幾不必在於事声音貌象便須知音奉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己當知之受人之諂瀆尤當之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已斯信有諸已矣然後克實輝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祇在有諸已聞伯夷之風有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莫不兴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將夫子之門而貨殖何也中立日久長雖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對
憶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今幾日

滿城多少柳絲黃惟啟公見賞之以為非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
帝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
詩云綠陰生晝寂孤苑表春餘全相類元厚之許仲元同得郡仲
元表云職由罪廢如去近司命自思迂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禾丁普公自作供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
凸見心

有微晴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矣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

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遺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得盧杞子用父之言而
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為比曰管仲之氣小哉微管仲
吾其被髮在社矣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張良以五世事韓
為報仇故使高祖以代項羽非高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醜醜百癩王齊日三幸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穀米入又復看本老云佐官放子細何妨

施定天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了問棟難底問

豐相之特定幾叟兄弟見之下階未必進揖未答下畢到尋常揖處
方答

伊川云意從音猶擊手鼓也音不離鼓出於古也意不離心已足是心
之發處

張子正家云水之融浩不得而與為伊川改為不得而有為唐書
不書詔列姦臣於夷狄後

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為文王 里作乃云臣罪當誅考太王聖明
此可謂之文王之用心矣凱凡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
聖善我無今人重目責也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心遽而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着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富貴人有子不自乳使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得而又肩輿之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惟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去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地不如人

唐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

望杏而耕以杏為候也或改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為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峯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三公以下列廷以階張說為封壇使說婿鄭鑑以政自九品遷至五品無賜緋因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乎丘翁又有呼妻母為泰水呼伯叔丈人為列岳誤愈甚

郎真二字今人多以常談非也班固叙傳所載彪對愧竄之間指王莽曰傾壇朝廷能竊位號是以郎真之後天下莫不到領五代

郭崇昂既貴而祀之儀為遠祖本朝狄責人動遵梁公辟曰子
鄙人豈可以声迹汙梁公

寺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以亦勞乎答云善念熟
問佛位世救一切衆生何於喂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答云慈
悲心勝一念既發一暇恤其他

張華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旧溪高
士矣天尊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宰和其韵云四憲滅盡讀書灯寔
外惟聞步鐸声幸買江山好明月閑来此地称虚名因拂袖而去

李白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為誠非也徐仲車曰不息之謂誠中庸
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曰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本末
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
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旁也物猶
理曰猶曰窮其理而已窮其理然後是以知致不窮則不能致也格
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已收其心而不放
知致者吾之所固有然不改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
格物大學論意誠己不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致知
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克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
知格物而先物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非
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

格之隨事歎理而天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君子卒將以及賤而已矣反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卒莫真於至
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君子之卒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安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
可使也不可欺也

可以使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則以速則速當此當時皆
也未嘗不合終故曰君子而時中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則尽事鬼之道生死人鬼一
而二三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誠
文動則成章

自夸者近喜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君子之卒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震退者
惟聖人之道無所不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文字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蓋言卒者始如誠也

或問之中子曰愚問荀子曰悖問愈曰外愚悖外皆非卒聖人者

也揚雄其乎

不思故者感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
益而欲服而壽悲哉

聖

二

